
欽定英傑歸眞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年新鐫

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軍師干王洪 製

欽定英傑歸眞

旨准頒行

叙

溯自

上帝創造天地人物無一而非眞也一自蛇魔惑世

而異端邪說充塞乎人心所有

天情眞道匪特庸庸者流茫然而莫知向往任是英

偉傑出之才或疑信相叅欲攷證而無從

或議論歧出欲附會而愈遠卽閒有有心

世道者欲宣教以明其旨奈身無教化之

權而人多不信抑或有心懷疑義者欲尋
其緒而識其端不遇解釋之人而疑終莫
祛無怪乎眞道日在天下而眞理終不明
于人心也茲蒙
天父天兄差生我
眞聖主暨
救世幼主宰治天下復差生我
干王以佐輔之用夏變夷代

天宣化常思闡明真道以援引世人而提撕警覺之
不倦所恨蠢爾愚夫自安寡昧即欲一施
其振聾發聵之方而無從而何幸妖胡奴
隸之輩猶有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
自知從前之失仰慕
真主而幡然來歸且又善于質疑善於問難適
足以觸發我　干王訓誨不倦之本懷故
不禁津津焉娓娓焉舉真理真道有味乎

其言之而使斯人恍然悟帖然服覺向之
以身歸者今更以心歸矣向之身歸
眞主者今更心歸真道矣　小官等猥以菲才夙
叨　恩眷凡是賓客燕見罔不隨侍左右
旁聆　寶訓道通天地之外思入風雲之
中批郤導窾切理饜心要惟此番問答尤
屬聞所未聞而又聞所樂聞也因謹筆之
于書而請公諸世我

干王遂俯從愚議呈獻

聖覽荷蒙

旨准刋刻頒行爰名之曰英傑歸眞云

時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千殿刑部尚書小官何春發

千殿禮部尚書小官汪蘭垣

甲官副信隊勇忠富朝福千殿吏部尚書小官劉盛培

天試文狀元開朝勳臣昱天福千殿文正總提小官劉闓忠等敬序

甲官正信隊勇忠富朝福千殿文副總提小官吳文彬

千殿戶部尚書小官何其興

千殿兵部尚書小官丁錦堂

千殿工部尚書小官辛振甲

干王名洪仁玕
洪秀全之弟

英傑歸眞

一日有投降者據云自是甚麽紅頂雙翎

與某妖不和欲歸

天朝出力報効具禀求見　本軍師念切該等

亦是天中帝土之人故准伊進見遂傳令

府官兩傍排列引進跪呼千歲後請安道

禧畢平身旁立　干王問以來意伊即答

以妖運該終大小不和民心不附恐難與

天国抗也況

眞聖主天王得

天心眷顧每至極處逢救爲此故特來歸順焉求

殿下不棄收爲門下定卽報効援救之恩

也

干王聽罷來意未知出自眞誠否乃試其心

曰爾旣受妖之官爾祖父恐亦受妖恩不

少且前並未受過 天朝官爵恩典何忍

遠棄其官而來投順乎其中必大有所見
乃能如此去就也爾當稟明前來方可准
信伊答曰　干王明鏡高懸眞僞立見愚
弟决去妖官來投
天朝者實因我祖父名爲他官實爲他奴雖受
六七代功名官爵較之宋明前代十無一
二況宋末明末之時吾祖父之跟從之者
羅雖自縊者不知凡幾其爲胡妖之害實

得不賞失況天兵說我是韃子我寔天人說我是胡妖我實華人骨肉毛血都是中土人不過暫受妖權所制妖官汚弄一時不能脫滿洲鬼迷耳今 愚弟 來歸實是去暗投明脫鬼成人之幸從今欲做英雄豪傑不忝爲中土 天朝人也乃蒙 殿下以此疑難令我對蒼天而生忝對祖父而流涕也遂切齒對天跪下而誓曰倘有

假意來降不爲祖父報仇不爲
天王盡忠者愿
天父上帝誅之言罷乃當衆放聲大哭不止　干王
見其歸順之念誠遂命左右扶起賜以
天朝袍帽令衆官安置居處飲食衆官俱言
遵令仍三呼千歲而退是晚那人因未悉
各款禮儀稱謂恐有不合于講禮讀法之
事乃坐臥不安長夜耿耿思想前所談論

聽聞者中多有隱諱之字尊己卑人之詞恨不得天曉而欲有所請以釋其心之惑也次日早起不敢妄進早飯後即傳鼓求見謂某請安求教也旋內有三通鼓响女官傳令出曰　干王坐殿衆官跪呼請安稟事請令畢旋令在偏殿坐有一禮部尙書並三四僕射侍從可矣衆屬官俱照常辦事不用進偏殿也引進內殿右邊一廳

鋪毡結綵案尙金玉銀杯鐘鏢古玩四圍羅列壁掛一大福字高長七尺五寸橫濶六尺尙橫批

天兄基督登山垂訓九福之言旁寫精忠軍師干王書階前花草鮮妍中門額懸一金邊龍匾內有黃絹　御筆硃題龍邊鳳詔書法遒勁罩以大玻璃三扒明朗莊嚴令人生慕讀之其略云

天王詔旨曰朕意玕胞達胞玉胞知之敬

爺敬哥總無空

老父大兄賜光榮得到天堂享

爺福福子福孫福無窮朕念從前胞因

爺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胞果然志同南王歷久彌堅

確乎

爺爺生定家軍師板蕩忠臣可爲萬世法故

爺哥朕眼自照得見錫報胞以干天府王爵子孫世

襲永遠光榮以昭福善盛典膴靖共爾位

世世股肱　天朝也欽此當時進去　干

王賜坐賜茶謝恩謙退畢　干王再轉進

內故得細讀

御書聖詔及羅列各物也一時解了龍袍角帽

改換雲冠便服轉出坐下從容言曰噫世

人之爲妖所惑亦已甚矣昨見弟之所言

仍不失爲中土華人也　本軍師因此准

弟求見欲有所達兄之素志而爲知者道故也昔吾從遊

眞聖主每與談經論道終夜不倦言笑喜怒未嘗敢薄待己身時論時勢則慷慨激昂獨恨中国無人盡爲韃妖奴隸所惑矣予問其故則答以難言再三問之則謂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花人受制于數百萬之韃妖

誠足爲恥爲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
之金銀幾千萬爲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數
百萬爲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
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
守法不法安得不問伊黎省或烏隆江或
吉林爲奴爲隷乎興言及此未嘗不拍案
三嘆也但
本軍師昨以言難弟者寔爲此故欲試弟

知之否殊意之所言亦是肺腑忠孝之言

今 本軍師輔

眞聖主得蒙

上帝眷顧以有當日之義心乃有今日之義舉無非

爲

上帝基督爭體面爲

上帝基督爭綱常也而無知無義之徒反去助妖爲

虐今之事業晚成生靈荼毒固是衆罪所

召亦是天公試鍊耳弟當悔罪改過求

天父上帝赦之

天兄基督贖之勉爲新民學斯無負今來歸之誠

也

那人聞得此段義理如驚似喜乃肅然起

敬曰剛聞所述

眞聖主訓千歲之旨有如迅雷之灌耳癡夢之

初醒足證衆言

天王才學透天人博而約正而嚴名不虛傳也

但愚弟初來不知忌諱且交疏誼淺不敢

妄有冒瀆惟敬閱新例多有未明欲有所

請以化吾心之愚不知可容啓齒否倘有

不合之言乞爲赦宥

干王諭曰不妨與其疑而生謗不若問而得

明後將轉諭多人足以新民新世試爲言

那人起而稟曰
天王尊號前代未有此稱而
天王不稱皇不稱帝且貶前代僭稱皇帝以侯
封之恐有不當於人情乎乞赦冒瀆之罪
明以教我
干王諭曰噫爾何不學之甚乎三方五氏之
稱恐是後人妄稱姑不置論而夏商周亦
未敢自大故孔丘作春秋首正名份大書

直書曰天王葢謂繫王於天所以大一統也此天王尊號前代無人敢僭者寔天父留以與吾真聖主也殊無知秦政妄自尊大僭稱上主皇上帝大號無怪其作事顛倒年祚不長也後代效尤遂無救止之者致妖魔有赤氏白氏青氏黑氏等之僭妄也今吾真聖主天王於天酉年轉天時蒙

天父晴置一硃書在燕寢門眉罅中批云
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　君王父尋着的鄰
縣鄰鄉是人皆知故吾
主天王受　天眞命爲天王大道君王全非自
稱非人稱又非古書所稱寔
天父眞命封爲天王也而較諸古之僭稱自稱爲至
正至順焉至貶前代之僭號者爲侯以其
有無知之罪二一是僭

皇矣上帝之尊也蓋大而無外謂之皇超乎萬權謂之上主宰天地人萬物謂之帝前侯何人敢僭

皇上帝之稱乎一是率人拜邪鬼也蓋前侯封禪立廟祭

上帝所造之山川河瀆及祭

上帝所差之賢能者所做事業多是教人叛　天信鬼以此推之寔是後世之罪人也而吾

主貶之爲侯仍是厚恕之道寔不如我

天朝之檢點等官尚知尊敬

上帝不拜邪神也至韃妖之拜佛重僧崇信九流雜

敎直謂之妖而已鬼而已雖僭竊二百年

是

上帝基督天王欲盡殲之而已何足道哉

那人曰

天王是太陽能照天下亦有據乎

干王諭曰日爲君象明燭萬方此古人之僭

譬伊等非眞太陽也若吾

眞聖主面形日角眼若日輪毫光映射無敢仰

視之者卽在遊天下時而然也故

天父聖旨云彎彎一點在中央又云乃念日頭好上

天也在天酉年轉天時曾對胞姊云姊姊

爾見我手中何物姊云無物

主云左手執日右手執月爾不見乎三月初四

將曉鳥語諠譁遂吟七律云鳥向曉今必
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
天將天兵都輔佐是時連日陰雨未見太
陽及吟後卽見日入東窗而吾
主聖目一見卽匍匐而起離御榻而出燕殿遂
覺昨晚臥不能起之病不知消歸於何處
矣夫吾
主病在陰雨旬中一接太陽卽復原體以暢其

光明以驗身照金烏災盡消之句也又於
癸巳年未曾看明天書以前一晚
主夢日落於
聖主前
主欲從容拾之忽見一人前來爭之吾
主以一指指住那人以一手拾日拋之口念云
風雲雷雨送上天忽醒而吟七律云天下
太平眞日出那般爝熫敢爭光高懸碧落

烟雲捲遠照塵寰鬼蜮藏東西南北勤獻
曝蠻夷戎狄競傾陽重輪赫赫遮星月獨
擅貞明照萬方凡此諸證皆十年前之
天啓而今俱驗者足徵
天王爲太陽之據至其英明果毅廣大包容眞
如日照萬方而羣陰不敢出現月星不敢
爭光也如欲沾恩光者當留心欽讀
聖詔而欽遵之可也至於

幼主降世二年歲在庚戌有粤西大臣黄盛爵侯昌伯來接是晚屋上發紅圓光一道遠見者疑爲焚燒近者見漸高而散一連兩夜如是及到 天京時吾幼主萬壽纔幾齡乃於夢覺中常發聲云日頭王照萬方是豈泛常之語乎當亦有啓之者耳弟試思之足徵眞聖主當陽之據否

那人禀曰此理既蒙指示確乎的論令人欽服之至但又以義安福燕豫侯爲官爵名銜未免太新至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監軍軍帥師帥旅帥百長司馬等官雖古有之今何太卑也

干王諭曰今之義安福燕豫侯六爵勝過古之公侯伯子男爵多倍矣盖公伯子男等字是家人兒子之稱以之名官寔屬糊混

不雅之至今我
天王蒙
天父
天兄下凡帶坐山河創開 天国天朝定鼎 天
京奉 天誅妖兵皆天兵將皆天將官屬
天官盡理 天事同頂
天父綱常故自
天王以至某天侯皆冠以天字不惟超乎古之

叛　天拜鬼者卽較古之僭號自尊者亦

是出乎其類也至丞相以下等名銜較諸

前代叛　天拜鬼之官寔有無限榮寵不

過有侯爵以上各官似稍卑耳其名銜之

正大堂煌尊榮已極何謂名銜太新寔爾

等聽聞未久覺以爲新耳至魑妖所稱甚

麼巴圖魯帖木兒之鬼號未知作何解意

者未見我華人目爲鬼名以爲太新也哀

哉習俗移人忘其身之爲華一至於此也
那人稟曰官爵既明而士階未曉謂何以
秀才爲秀士以補廩爲俊士以拔貢爲傑
士以舉人爲約士以進士爲達士以翰林
爲国士乎此亦有所異乎
干王諭曰噫世人之食古不化泥古鮮通也
本軍師所以請
旨改之者欲有以定其尊卑層次令無失其所

以爲士之寔此難一言明透仰將兄前諭
左副史喬彥材所註述之文讀之大意了
然矣隨卽遙觀那人卽跪接起讀其略云
天国創萬年之基業樹萬年之規模得非常
之賢才乃克佐非常之治績是故取士之
法不一而登明選公之意則同特天情與
凡情有別焉荷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我
眞聖主降凡宰治天下定鼎　天京立政任人
揆文奮武兩科取士之盛惟在在革除凡
例俾人人共證天心法至良意至美也粵
稽古昔其設科拔擢亦有制定章程第名
寔不符士風日下值此　天命維新之會
道旣切乎性命身心制自超乎古今前後
豈若承訛襲謬因陋就簡之所爲哉且夫

秀才舉人諸名目考前侯試士之典有虞則三載考績成周則三年賓興無所爲秀才等名也故科目莫備於唐唐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其秀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唐玄侯手撰六典舉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强學待問無失俊選

者爲秀才故有鄉舉進士求試秀才者明
太侯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郡知郡又以
秀才曾泰爲戸部尚書是秀才之科第甚
高不容濫冒其名當改也舉人者舉到之
人唐高侯顯慶四年侯親策試之凡九百
人登科則除以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
則須再舉不若後世以舉人爲一定之名
也進士卽科目中之一科有舉進士者有

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而第不第未可知蓋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仍謂之舉人非必以鄉試爲舉人會試爲進士也是舉人進士之名當改也進士中之特出者爲翰林自漢以來皆有之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洽墳典足以通達軍謀詳明政術者均可入翰林之選第舉用之途太寬稱名每不得其實是翰林

之名當改也武試始於宋慶歷間以阮逸爲武學諭至明太倹立武學用武舉其秀才等名與文士同尤覺盛名難副焉宏惟我　天国振興文治　屢念武功自癸好開科以
天王萬壽時舉行旋移於
幼主萬壽時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開　天試嗣復改爲每歲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

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
舉人五月十五日考武舉人各省皆然於
九月初九日考文進士翰林元甲九月十
九日考武進士等又於每歲正月十五日
試選各省提考舉人之官洵屬至精至密
至備至周惟制度燦然一新而名目仍然
由舊所當循名責寔顧名思義掃除故跡
而更張之使萬萬年盡善盡美以永垂不

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舉人五月十五日考武舉人各省皆然於

林元甲九月十

每歲正月十五日

洵屬至精至密

至備至周惟制度燦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舊所當循名責寔顧名思義掃除故跡而更張之使萬萬年盡善盡美以永垂不

我
天國振興文治釐定武
功自癸好
十三字抄本漏脫似應
補入
癸好二字疑下一字誤

朽也欣逢我

干王殿下欽奉

天命

主命總攬文衡聿修試典綜覈名寔定厥宏規

準論秀書升之意以相變通改秀才爲秀

士謂士人榮顯之初如卉木之方秀也改

補廩爲俊士謂智過千人爲俊也改拔貢

爲傑士謂才過萬人爲傑也改舉人爲博

士謂其博雅淹通也庚申十年十一月蒙
詔改爲約士謂能通四約博不如約也改進
士爲達士謂其通達事變足以兼善天下
也改翰林爲国士謂其學識超乎一国以
国士待之自克以国士報也至武秀才等
則改稱英士猛士壯士威士之殊英謂其
英多磊落也猛謂其猛可濟寬也壯謂其
克壯大猷也威謂其有威可畏也是文武

統名爲士而稱謂各有其眞將見絃誦之
士懷經濟赳桓之士盡腹心文可兼武韜
略載在詩書武可兼文干戈化爲禮讓事
事協文經武緯人人具武烈文謨我
天朝萬萬年作人之治所由黼国黻家
天道無不彰之美金聲玉振
天理無不暢之機士也幸生斯世可不爭自濯磨以
仰報

天恩

主恩

永遵眞道永享眞福也哉

那人讀畢卽稟曰

緞下所諭官銜名爵並蒙

欽定士子名銜固是名正義彰永古可傳矣惟

恐草野多愚習慣舊染雖聞九砲聲轟名

標金榜無如名號生疎不知寓意有不樂

聞之意耳

干王諭曰吾

主天王之江山萬萬年乃是定的而綱常名分

之不正者秪知奉

天父天兄命以改正之使天下萬代顧名思義知所

奮發也那管愚夫俗子秪喜說雌黃而驚

聽烈雷者也弟其遵之凜之毋惜人言可

也

那人卽面赤而慚跪曰懇請
殿下宥弟率直之罪然弟既來歸凡事自
當凜遵惟恐不明禮制致有逆
旨逆諭之罪耳
干王慰之曰無以跪爲也起而聽之我明語
爾倘弟不直以問之則兄難切以諭之此
因理直而言不得不直非彼此有故瀆之
意也弟其寬心勿畏可也若有不明再申

衷曲就是

那人沉思一刻復有請曰

干王恩高量廣不以初交見嫌不以觸犯見罪雖與周之姬旦一飯三吐餔一沐三握髮無以過也足見

眞聖主鴻福齊天君聖臣賢武功文德各得其人而萬萬年之大業定見昭垂矣然弟久在妖營多聞俗見未聞振聾啓瞶之論掀

天揭地之才今遇　殿下頓開茅塞矣但
有無知之人言留長髮不便每至半月不
薙則癢不可耐前代雖留長髮究不如今
之爲便況久而不薙則天熱即癢非吾所
愿也弟聞此等鄙言口雖難言而心甚怪
之但弟無才以化之耳
干王遂禁之曰弟且勿言諒弟亦解其非但
未必能深知其大有關於綱常也吾爲弟

詳明之蓋髮之生於首猶草之生於山也山無草則崩破消磨不足以悅人觀頭薙髮則洩氣壞腦多生頭暈善忘之病夫腦爲一身之總會腦清則明腦濁則鈍腦漿少則搖頭失神於坐船蕩槳時必暈悶可驗而失撞傾跌必不省人事可徵若腦充寔則心靈善悟腦熱則譫語多夢腦之爲用甚大寔爲靈䰟生命故薙髮之人定有

所損此其一也又髮爲

上帝生成發於肌膚鞠於母胎非比袍裳於出世後

纔做就以被於身今

上帝欲生之爾偏偏削之豈不逆天天旣定於母胎之

前爾偏去於母胎之後豈非不孝逆天不

孝何以爲人乃該等忘其身之爲華甘爲

韃妖瞞天不孝之舉此其二也況我中土

當明末妖來之時凡百列祖必不肯薙髮

從妖惟迫於勢不得已而薙之亦必囑之曰小心輕薙毋傷吾體也何以知之惟觀二三歲之孩童每逢薙髮必哭怕焉即凡百之家亦有長髮之婦媼未見說天熱即癢而致怨天怨母之生鞠者秪聞古有孝子曾參全受全歸髮膚無有毀傷者此其三也今衆等不以虧體爲辱而以削髮爲榮不以逆天不孝幷追先祖之仇爲忿而

以頭皮囊起瞋難怪其不愿爲
天父上帝子女
天兄基督弟妹甘爲韃妖狗奴所惑矣雖然如此
終有
上帝化醒之日弟惟行己是就是勿效彼焉可
那人俯首沉吟而言曰依
殿下寶諭所言則凡爲韃子官者皆爲中
國之罪人矣考之往古更有何所証見及

有何所解救復覩中花錦繡江山乎
干王惻然長嘆曰使中土花人誠能忠心連
絡何難復富有之天国興禮義之天朝也
雖然亦賴
天父天兄之眷顧
眞主
幼主之鴻福密以維持耳至欲知証見請觀
宋明代自有明鑒弟試思之問宋代何以

多忠賢明代何以多烈節而元妖獨無彰明較著之忠烈令婦兒皆知者何也豈元獨無乎雖有亦是愚忠蠢忠不忠之忠而綱鑑重華之義斷不載之也今問咸豐妖之衙有如朱程周張五夫子之文才著否問有如韓世忠岳飛張綱之顧国者否問有如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等赫赫聲名如雷灌耳令婦兒皆知者否恐元妖無之

今妖亦無之也列今妖術有如該古人者亦斷難比其聲威何也彼之時彼之長不同乎妖韃故也問弟以爲作韃子官者有罪乎無罪乎卽能免今人之議罪斷難免子孫後人之議罪也此卽古之証見又是人人良心証見弟試思之是乎否乎况元妖入寇中花至明寔有一百六十一年之火綱鑑則削其前至崖門失印方准入元

史又削其後至明初起義即入明代寔載八十九年之久由此推之御史重華之義嚴矣而爲韃官之罪當何如乎

那人稟曰聽　殿下所諭有如冷水淋頭熱炭熨心令人難忍之極耳即弟亦頗覽經史覺爲元妖之官者寔無赫赫之名如宋明代者弟考敝姓宗譜當明末被擄出山海關者數祖從難縊於崇禎足者數祖

被妖脅制者數祖祖雖蒙害尚有留芳吾輩雖安有慚列祖寔有枉爲人之後裔矣興言及此寗不爲之痛哭乎那人隨將袍袖拭淚少頃不言旋欲奮發似有不共戴天之意轉而躡嚅乃長嘆曰噫我中邦大国論人多則有二十倍於韃妖論地廣則有七倍於滿洲無奈個個多逐末流少求忠孝大義而反受制於區區之韃妖寔屬

不甘不忿之極且薙我毛髮毀我冠裳辱

我祖宗擄我財帛變我華人口其言語家

其倫類幾幾乎流而莫返矣幸蒙

天父天兄親命

眞聖主天王承天出治主宰太平吾中土之人

將有倚賴而得脫於妖韃之害矣特恨昏

昏不醒者多爲妖韃所迷不知何時盡見

太平天日耶

那人又曰今日擾勞

寶心多矣俟暇時再行求教請辭

干王恐多論難誌故命伊偕僕射告退囑以

留心思悟求

天父化醒祝福可也過了二天

干王想此人留心問察各事悲喜出於自然

似非貪位慕勢者所可比倘得

聖神感化眞誠獻曝將來可作　天朝名人乃命傳

新來之張某進來旁殿有所諭也俄閒進
來行禮畢賜坐
干王諭問曰前天諭弟各欵不知弟有所疑
否抑是別有所疑不妨一一問明以便出
京理事放膽施行不致有乖禮法也
那人起而稟曰昨蒙
寶諭所敎愚弟細思確是
眞命天子眞聖主乃有此正大綱常名敎又確

是開朝創業方能有此因革損益倘非
眞聖主何能有此識高力卓任那衆口紛紛而
命名定份則堅確不移也惟是
眞命天子故任那千磨百折妖崽圍攻總不能
有損
眞主之絲毫耳前所領敎者寔無所疑也但有
拜
天父上帝不拜邪鬼一事愚弟固知

天之當敬而事屬高遠鬼之不當諂應宜崇德報功
奈何見有木偶泥像概行毀之乎
千王諭曰此正見我　天朝事業非常非他
人所易曉也仰弟寬心細聽吾將分言諭
爾所謂
天父上帝者萬邦人之靈以靈性由
天父所生書曰天降下民天生烝民維
皇上帝降衷下民昭昭古訓洵非虛語也萬邦人之

肉身是當初

天父甄土以造之故人死仍歸土也靈魂則昇降也

天父養之故以日月風雨化生穀菓鳥獸以供食使

絲麻草木以資衣被倘非

天父之寒暑造化安知不頃刻飢寒而死乎眼無三

光則茫然莫辨鼻無呼吸則片刻難存人

生在世又安能一刻忘

天父上帝衣食之恩風光之德視聽之妙乎弟謂高

遠雖亦高而不可攀遠而不可到究其無所不在寔在弟之上下左右也爾肯接之且可在爾心耳又何高遠之有乎其爲

天父較爾肉父恩尤大卽自己之始祖遠孫亦沾其敎育大恩也其爲

上主卽爲萬邦之君萬邦之皇而萬邦皆其權能也無言無聲伊之言出於全地伊之聲至於地極四時流行萬物化生令人觀感漸摩

而自化也
上帝之高深廣遠全智全能全榮全福自然而然顯
然易見灼然易知也高遠云乎哉況吾
眞聖主於天酉年蒙
天父召上天親口命吾
主爲太平天子天下之人盡是食朕衣朕用着
看着聽着都是朕畀的但無一有本心者
爾勿效之可也此吾

主親承

天父天命親覲

天父天顏字字句句都是切近眞寔的不可須臾離

得豈高遠云乎哉至於邪神偶像原無靈

爽式憑但人心既爲財妖色鬼所惑或爲

烟鬼酒魔所迷眼纔見其事耳纔聽其音

而心訆遂爲魔鬼所拘纏矣及至事過形

亡有不遂其所欲者卒至廢寢忘餐以求

之久而神思焦勞恍恍忽忽如有所見聞
者遂疑爲有所式憑也試分言之如讀書
士子不思學堯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
仁義道德而徒以牲醴敬孔孟以院宇祀
諸賢或拜文昌妖魁星妖以爲功名可必
顯達此是士人癡心妄想功名念切不知
聰明智識賦之自
天名之成敗定之

上主豈旣死聖賢能與人以功名聰明乎不知有少年仰倘進者有白髮未見舉者是聖賢有私心乎抑敬拜有誠不誠乎諒是限之以聰明定之於主宰也又耕田農民拜妖社妖稷妖田祖以求逐蝗蟲免水災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此俗不可耐之見誠爲可笑可憐之極使

上帝不施五穀後稷何以教稼穡不生絲麻軒轅何

以縫袍裳此明明日由天照雨自天施乃凶旱水溢不云　天怒示懲而曰旱魃為虐田祖有神癡哉蠢哉一謬至此乎又有工商所奉雜教所崇千奇百怪鬼樣邪形無非欲懼嚇人靈以便服魔役使捉該靈叺下地獄阻該靈叺上天堂而世人不知懵懵然以為崇德報功向龜蛇而叩首對木石而鞠躬此多是猾聃詭譎妖佛妄為

卑卑不足道者也卽儒教之前賢後賢忠傑英豪人與人相較確有功業可觀然究其德性善良寔由天賦但能不自失耳推其心之所得發而爲事功非盡是己力寔賴有時勢以佐之矣俗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該等磊落英明者豈敢冒　天之功爲己力豈敢貪　天之德爲己能哉在有志有爲者亦以爲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特欲法彼之仁義忠信孝弟廉節而已獨何必效婦兒之行而拜彼哉不意今之拜妖鬼者非爲崇德報功起見寔爲名利不遂妻兒有虧疾病多累故妄有求福免禍之念遂不計該泥妖有眼不能見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作有足不能跑矣且因有此慕福懼禍之心卽該木石死妖不知避雨避焚不知馬蟻作飯鼬鼠作巢蜘蛛挂

網亦在所不計矣若果該木石等像果能保佑世人何反不能自保自護乎而邀福避禍之心可以醒矣書云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豈木石泥妖能與人以禍福哉若云彼生時有功德則法彼行善事足矣表彰其事功足矣又何卑卑屈屈而邀媚求福反致獲罪於天無所禱乎爾其

醒之無以木石泥塑死妖爲畏可也

那人曰　天朝天曆並無奢犯凶煞生尅

休咎莫非凡事倚賴

天父主張

天兄擔當就百無禁忌乎

干王諭曰此事亦非一言明透卽將所作之

天曆序文授之使閱其略云原夫眞道行

而左道必絕　天情正而天曆宜明

荷蒙

天父天兄大開天恩親命我

真聖主天王降凡作主掃蕩妖氛凡一切制度考文無不革故鼎新所有邪說異端自宜革除净盡聿彰美備之休故夫曆紀一書本

天道之自然以運行於不息無如後世之人各騁私智互鬭異談創支干生尅之論著日時吉凶之言甚至藉以推測用

之古候以致異議愈多失眞愈遠我
天朝開国之初百度維新烏可不亟爲訂正以醒愚俗而授民時哉嘗考後世法勝於古而屢改益密者惟曆爲最唐志又謂天爲動物久則差忒不得不屢變其法以求之殊不知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葢天行至健確然有常本無古今之異其歲差盈縮遲疾諸行古無而今有者因其數甚微

積久始著古人不覺而後人知之而非天行之忒也夫天之行度多端而人智力有限持尋尺之儀表仰測穹蒼安能洞悉而無疑況屢經更改屢失常度周秦曆凡六改漢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元五改明亦數改不定是皆無知妄作反致歲失其次日行失度諸弊紛紛叢起焉若夫選擇日時致分黃

道黑道之殊趨避吉凶揑造天恩天煞之異不思歲月日時皆

天父之所定日日是吉是良時時無殊無異故易曰君子吉小人凶悔厲吉失終凶是明示人以君子作善則吉小人作惡則凶非關卜日選月而定夫禍福也乃今好事者借其說以爲吉凶休咎可卜而知趨避不必悔厲修省大有負於古訓之意且術士喜言

怪誕不曰予宗河圖則曰予宗洛書或認伏羲之徒或稱周文之弟並造出無數捕風捉影之說觀形察色之機以肥囊利己而無如愚人恬然受人欺騙詡然讚之曰靈固屬可笑寔爲可憐歷查史冊推測占驗之術起於晉之郭璞詭言得有青囊經甆卜休咎蔭人禍福唐之楊松筠踵其弊而增其非故今之言曆數者以此二人爲

宗曾亦思郭璞不見富貴之福反遭滅族之凶松筠貧苦江湖並無安身之地彼既不能自爲趨吉避凶豈有後人傳之而能使人趨吉避凶之理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之謂也況晉唐以前未有占驗之說富貴功名如故晉唐以後既有推測之法而富貴功名亦如故是可知數算非能益人但人自惑之耳孔子又云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若依曆數之家論之當改云死生有術富貴在地矣至推命一則信乎唐之呂才有云長平坑卒豈盡命犯三刑南陽貴士豈皆命逢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各異葢命雖定於有生之初其理至微非人所能測識況降祥降殃總由作善作不善所致即云死生有命及得之不得曰有命不過

一以解憂患一以止貪求非真有一定之數存乎其中任人善惡百端不能移易也紛紛談算者又何其惑之甚乎茲我

天朝新天新地新日新月用頒新曆以彰新化故特將前時一切誘惑之私迷誤之端反覆詳明以破其惑庶幾人人共知

天国新曆光明正大海隅蒼生咸奉正朔將見農時以正四序調勻天行不息悠久

無疆中外臣民共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
舉凡舊日一應索隱行怪之習荒謬妄誕
之談自不戢而悉泯焉豈不懿歟茲當新
曆告成謹特識於曆首俾有以定民志而
正農時焉以仰副我
眞聖主敬授民時之意云耳是爲序
那人讀畢曰此理甚明無如人不自加察
耳弟今捧讀是篇不勝欽佩之至但是均

同此天同此地同此世同此人也何
天朝出來之人個個都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
界乎
干王諭曰倘我
天朝之人仍依妖之俗例拜邪魔信邪說叛
皇天恃已力一切妖樣而行又何敢自稱爲新乎夫
雲淨而月明春來而山麗衣必洗而垢去
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所謂世之

變革者以

眞聖主天酉年轉天時受　天新命食天新菓

飮天新汁因有自新之學用以新民新世

今又蒙

天父天兄下凡帶

眞主

幼主作主而天地更新也雖同是此天地世

人外觀誰云不舊若人人能悔罪改過棄

惡歸善棄僞歸眞力求自新轉以新民攺

邪術而行眞理去偶像而拜

上帝拆妖廟而建禮拜堂化愚頑而歸良正脫俗見

而遵新化視聽言行旣殊而耳目手足斯

新萬物情理旣眞而天地世人卽新前日

之人行鬼路今日則脫鬼成人前日之人

面獸心今日則洗心革面前日之舊染汚

俗今日則咸與爲新前入魔鬼之網羅幾

幾地獄今登光明之善域赫赫天堂魚躍
鳶飛無非妙道風雲變態盡是神思
天父天兄喜此新心之人世人朝野喜此新天之理
彼此皆新受幾多陶鎔磨鍊後前迥異豈
毫無感化靈明凡能見此者必受
天父上帝聖神感化而眞信
基督救世主者乃有此慧眼始能認識新天新地
新人新世界也否則彼且不能自新又安

知所謂新之者吾恐彼且謂新不如舊矣
豈易同日而語哉
那人問曰予聞人言凡來進營者須拜
上帝以扶
眞聖主不知拜
上帝之道遵
主之規如何敢請指教畀知　王章共守
天朝之大典也

答曰爾云欲拜
上帝不知拜之之道但拜之之道內則以神以誠外
則言眞行寔作事遵依天條十誡有罪時
加悔改求
天父上帝赦之
天兄基督救世主贖之以望得　天堂之福求得
免地獄之禍此便是拜
上帝之道而遵

主之規卽在其中矣但未知爾所問拜
上帝之道其意何所指乎
其人曰玆蒙
眞聖主建都　天京平治天下使普天之下崇拜
上帝焚毁妖邪其邪者固當焚毁間有古之長僕亦
有治郭安邦之功救世保民之力其形像
概亦毁之其意何也
答曰我

眞聖主奉

天父上帝眞命

天兄基督眷顧天酉年接轉高天指明凡間妖邪古怪百出迷害人靈叺落地獄誘人忘恩背本昧良瞞天數千餘年作威作福無非盜正人之名以爲己有私受凡人敬祭而世人被其迷惑認妖魔偶像過于伊父伊毋畏妖邪恐嚇過于天崩地裂乃至迷惑

久而良知昏失矣恐嚇多而欲有所倚賴矣於是思想正人君子以爲他生時如此正氣必能制伏邪魔故有繪神荼鬱壘以爲唆鬼之神有繪鍾馗惡像以爲南方逐鬼有繪關雲長謂其正氣能以伏魔更有向龜蛇而屈膝見木石而叩頭有病時不謂血氣不和而謂妖邪作祟貧困時不謂天父磨鍊而怨運限不辰間有血氣復和而病愈時

勢困極而必通者遂以爲某聖賢有靈矣

孰知那聖賢若果生平功德高大敬

天忠主改過修身正已以正人者必蒙

天父天兄接轉高天其出世是由

天父差遣其去世是昇天覆命何曾在人間受享而

佑世人乎古語有云死不認屍人死其魂

之昇降不由自主其凡間何得有權以逐

鬼有魂而受人酹其德致犯第二天誡乎

故凡敬朽木邪像皆係妖魔作孽冒名僭受人諂祭非正大聖賢忠良天使磊落光明者肯受人之祭拜也又非正直光明者肯向妖而祭拜也夫人生於世孰不知天生天養天排定人生由天死亦必由天何以爾凡例祈福祈壽盡求邪神保佑殊不知人命關天天命人生不得不生天欲人死不得不死可知生死由命富貴在天豈

木雕泥塑之死妖得以保佑而轉移之者

寔由人心愚昧被妖魔迷惑害累之深故

普天之下不知

天父上帝化生保養祇知有偶像蠢物所以我

眞聖主天王奉

天父眞命令概焚毀之者由此故也

那人連日請教至此時於凡事世情亦多

有能自解說辨斷眞僞者毅然自負釋然

無疑足見

上帝基督化人超凡入聖返璞歸眞乃跪

天恩主恩曰今後之得成正果瞻依

天父得沐

主恩有今生之榮光福樂來生之　天堂永福

寔爲

天父安排

眞主牽帶

干王之所敎導也倘愚弟有合用之處卽粉
骨碎身誓當圖報以盡吾份以報
天恩以酧
主德也
干王諭曰弟當寛心寛心總要認
天識
主而永福自在矣自今退去當留心永記無負
本軍師之諄諄誼諭可也

